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编

9.07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革命曲艺选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唐山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6年2月第1版

197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9,000

统一书号 10086·312 定价0.22元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
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
工农兵所利用的。

目 录

春催杜鹃 (说唱)	(1)
一份批判稿 (天津时调)	(7)
柳下跖怒斥孔老二 (山东快书)	(10)
刘六怒骂孔家店 (乐亭大鼓)	(18)
我为石油唱赞歌 (数来宝)	(26)
试车 (天津快板)	(36)
重返黑龙港 (数来宝)	(44)
壮志凌云 (百河大鼓联唱)	(53)
沙村苹果 (相声)	(60)
战沙荒 (相声)	(76)
渡口 (快板书)	(87)
不许走邪道 (河南坠子)	(100)

春 催 杜 鹃

(说唱)

盐山县 刘明然

(根据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第二场“春催杜鹃”改编)

杜鹃山，漫天迷雾罩山岗，
天低云暗露曙光。
三官镇今天逢墟日，
清早晨，墟场上的景象不同往常，
乡亲们，推车担担人来人往，
吆喝声，此起彼伏熙熙攘攘。
祠堂前有些人交头接耳，
看起来，神情倒是很紧张。
忽听得一阵锣声响，
跑过来，靖卫团团丁一大帮。
匪连长高喊一声：“带共党！”
众匪徒，应声嚎叫举刀枪，
(夹白)“带——共——党——！”
但只见，祠堂大门缓缓开放，
匪徒们，两边摆列似虎狼。

祠堂内，跨步走出人一个，
出门来，巍然屹立气宇轩昂，
齐颈短发，相貌英俊，
两眼有神，满面红光，
哗楞楞，连环铁链铐双手，
白上衣，血迹斑斑受刑伤。
任凭它，严刑拷问威逼利诱，
革命者，英勇不屈志坚如钢。
她把这刀丛剑树等闲看，
横眉冷对头高昂。
似青松，傲然挺立山岗上，
舞铁链，迈大步，遥望远方。
她年纪不过三十岁，
这就是：领指示，下井冈，播火种，走四
方，杜鹃山，找雷刚，女共产党员名叫
柯湘。
柯湘她，遇敌人不幸负伤陷入魔掌。
毒蛇胆花招用尽枉费心肠，
因此才逢墟日，绑赴刑场，
他枉想，杀一儆百，威慑山乡。
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
为人类求解放热血满腔。
生命不息，永远战斗，
牢记着党的使命，她斗志昂扬。
且把这刑场变战场，

讲革命，斥贼党，揭谎言，明真相，驱散
迷雾迎曙光，将火种播向这万里山乡。
靖卫团头子毒蛇胆，他见此光景，心虚胆
怯，气急败坏，
眼珠子瞪得象铃铛。
他声嘶力竭，疯狂嚎叫：
“女共党，
可惜没把你们斩尽杀光。
今天我要把乡风正，
看哪个，还敢来惑乱人心，赤化山乡。”
毒蛇胆，气势汹汹色厉内荏。
柯湘她，字字千斤，慷慨激昂：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我宁愿抛头颅，洒热血，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革命灭豺狼。”
乡亲们越聚越多，蜂涌而上，
只急得毒蛇胆意乱心慌：
“乡亲们，别听她赤色宣传，胡言乱讲，
大家要安分守己理应当。
我们中华民族的救国之本，
只有那蒋总司令的党国规章。”
柯湘她出其不意开口问：
（白）“请问，现在是哪一年？”
毒蛇胆脱口而出未加思量：
（白）“民国十七年。”

柯湘她轻蔑一笑开言道：

句句话犹如枪弹出膛：

“可是你们的苛捐杂税，
已经收到了三十七年上。
这就是你们的救国之本，
这就是你们的党国规章。”

几句话，说的敌人无言答对，
猪八戒戴笼嘴——可难把口张。

柯湘她跃身登上旗杆座，
眼望着众乡亲声音高昂：

“卖国贼蒋介石叛变革命，
甘心把帝国主义的走狗当。
伪政府，是捐国殃民的黑衙门，
国民党，是屠杀工农的黑心狼。
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
我们的救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劳苦大

众，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做主把家当。”
忽听得，人群当中一声喊：“说得好！”
毒蛇胆回头瞪眼看端详：“什么人？”

（白）“雷——刚！”

话音落，跳出一个彪形大汉，
青布包头，赤红脸膛，
浓眉大眼，威武雄壮，
鹿皮坎肩穿身上，
说话亚赛洪钟响，

哗楞楞，双股叉一抖八尺长。

大喝一声往上闯，

他就是：仇满怀，恨满腔，扯旗造反三起

三落受挫伤，自卫军队长叫雷刚。求真

理，盼解放，找救星，指方向，出奇兵，

劫法场，抢一个共产党引路导航。

毒蛇胆一见吓破了胆，

他的嘴唇儿青，脸儿发黄，脑袋瓜子嗡嗡

响，脖子后头冒风凉，惊慌失措可着了

忙。

雷队长钢叉直刺毒蛇胆，

一下子，扎在了他的胳膊上。

众团丁，上前忙把他的主子救，

毒蛇胆，瞄准柯湘要开枪。

雷刚他一个箭步冲上去，

“当”一声，弹出膛，雷刚的左臂受了伤。

雷刚他单手持叉掷过去，

“飏”一声，带风响，不偏不歪多么正当，

正扎在毒蛇胆的屁股上。

老匪首“哎哟”一声趴在地，

众匪徒，迎上前来战雷刚。

自卫军呐喊一声动了手，

人群中雷声滚动翻了江。

噌楞楞，李石坚从扁担内抽出枪一杆，

仓啷啷，罗成虎从车把里拔出刀一双，

郑老万，大刀一摆银光闪，
杜小山，砸开锁链救柯湘。
只听得，叮叮叮，当当当，乒乒乓乓一阵
响，
众匪徒吱呀怪叫，鬼哭狼嚎喊爹娘。
一团丁，抡刀要把雷刚砍，
雷刚一闪身，来了个顺手倒牵羊，
翻腕子夺下敌人的刀一口，
刺啦啦，给这个小子开了膛。
又一个匪兵往上闯，
雷刚他翻起小车，直扣到他的肚子上。
不多时，靖卫团溃不成军七零八落，
毒蛇胆，抱头鼠窜逃进县城去报丧。
战士们上前欢迎党代表，
众乡亲，热情洋溢奔向柯湘。
霎时间，云开雾散霞光射，
春催杜鹃开，东风送暖红花满山岗。
从此后，自卫军革命路上明方向，
除内奸，灭匪帮，高举红旗上井冈。
见到人民救星毛委员，
永远战斗向前方。

一份批判稿

(天津时调)

平强县 王奎申 步 进

秋收时节遍地金黄，
解放军支援三秋劳动在望海乡。
田间地头笑语飞扬，
军民们挥舞着镰刀收割忙。
两匹战马飞出营房，
见一名通讯员，跟随方团长，
红帽徽红领章闪闪发光，
下连队做报告直奔望海乡，
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撕下他的
伪装。
团长猛加鞭，往事涌心房；
当年解放天津城，我作战负了伤。
养伤来到这儿，房东是赵大娘。
油灯下，洗伤敷药为我奔忙。
日夜勤护理，疼爱如亲娘。
阶级情意海阔天长。
伤愈回战场，怀念望海乡，

我转战南北二十多年，
当年的荒滩变粮仓，变粮仓。
喜看跃进新景象，
不知大娘可健康？
团长他心情激动把亲人想，
地头会的批判发言传到耳旁。
望海乡地头上摆下批判林贼的战场，
白发老大娘，手拿着纸一张，
站起身发言慷慨激昂：
“提起贼林彪怒火满胸膛，他的资产阶级
军事路线罪恶昭彰。
毛主席的入关指示他违抗，
反对打歼灭战为敌人来帮忙。
污蔑咱，东北战士不愿离家乡。
咱揭穿他的鬼话，事实象铁一样：
当年打天津，部队到俺们庄。
军民肩并肩，同心打豺狼。
有一个方连长，战斗负了伤。
伤没痊愈又请战，意志多刚强！
他写了决心书，贴在炕头墙：
我家住在长白山，全国在胸中装。
黑龙江水连四海，东北战士走八方。
永远跟着毛主席，不解放全中国不回家乡。
连长伤愈归队去，这份决心书我永远珍藏。”

大娘她把决心书双手捧起，团长他心潮奔涌，拉住了大娘。

“大娘！”

“首长……你？”

“我就是您说的那个东北战士呀！”

“你……小方！”

亲人重逢热泪盈眶，

喜讯传遍望海乡，

社员们围住了方团长，战士们搀扶着赵大娘。

当年并肩打蒋匪，今天同上新战场。

你看那，决心书当做发言稿，揭穿林彪的黑心肠。

军民同开批判大会，战歌嘹亮响彻望海乡，
响彻望海乡。

柳下跖怒斥孔老二

（山东快书）

获鹿县 韩庆志 梁文书

春秋战国风雨狂，
百万奴隶举刀枪；
杀声阵阵撼世界，
奴隶制礼崩乐坏似翻江。
有一个起义的英雄柳下跖，
反孔的美名传四方。
这位柳下跖身材魁梧是个大高个，
肩宽腰粗红脸膛；
说话声音似打雷，
大喊一声震得房子乱晃荡。
奴隶主们一听说柳下跖，
就象老鼠见猫一个样。
这小子们为了复辟奴隶制，
凑在一起犯思量，
有的说直接出兵去攻打，
又怕寡不敌众遭了殃。
又想高官厚禄去引诱，

可谁敢拿着鸡蛋去把石头撞。
这伙奴隶主好似乌鸦在吵窝，
叽叽喳喳无主张。
这时候角落里站起人一个，
这人山羊胡子老鼠眼，
穿着一身灰不溜球的大服装，
原来这是孔老二，
他自报奋勇去劝降。
你看他硬着头皮逞英雄，
哆嗦着个公哑嗓子高声嚷：
“咱们周朝就这样完了吗！
要‘克己复礼’是咱们最大的事一桩。
我君子也有杀身志，
我亲自到柳下跖营寨里走一趟。”
这小子牛皮吹了一大阵，
奴隶主们还夸他是君子、圣人有胆量。
第二天，孔老二招呼他的弟子套上车。
鬼鬼祟祟直奔柳下跖的营寨走的忙。
一路上这小子乐的合不上嘴，
自言自语把话讲：
“这一回，老天爷把治理天下的圣德交给
我，
不怕他柳下跖不投降。
这一次我亲自出马成了功，
升官发财有希望，哎，有希望……”

这小子还在做美梦，
忽听得一阵杀声震天响；
抬头看只见一面大旗迎风展，
奴隶们手使棍棒与刀枪；
长矛飞舞似蛟龙，
青龙剑一抡噌噌噌闪寒光。
奴隶们英姿勃勃操练忙，
杀声阵阵震天响。
孔老二一见直筛糠，
胆战心惊脸变黄。
“虽说我的脑袋长的好，
碰上这玩艺儿照样见阎王。”
你看他急急忙忙跳下车，
凑到守卫的士兵面前把话讲：
“请转告你们大王去，
就说我孔仲尼千里迢迢来拜访。”
士兵一听是孔老二，
只气得攥得拳头嘎叭响；
又挽袖子又跺脚，
恨不得上前给他两巴掌。
（白）恨透他了，
“孔老二求见啊！”
柳下跖听说孔老二到，
直气得两只眼睛冒火光。
他心想这家伙是奴隶主的一条狗，

天天造谣惑众把毒放；
一辈子专给贵族拍马屁，
是一条口蜜腹剑的白眼狼。

“弟兄们，出去让他快滚蛋，
要不就送他见阎王。”

孔老二听了转告的话，
直吓得浑身发抖手冰凉。

“请你们向大王再禀报，
就说我有要事来商量，
见不到跖爷我就不回去；
劳驾你们多帮忙。”

士兵们又把孔丘的话儿讲一遍，
柳下跖满腔怒火燃胸膛。

“这家伙就是一条不知好歹的癞皮狗，
看他耍什么鬼伎俩，

“弟兄们，把他给我带上来！”

“是！”

士兵们一听说要带孔老二，
手按脖子把他提进帐。

孔老二故作镇静面带三分笑，
偷眼把柳下跖来打量。

只见柳下跖身高足有一丈二，
好似一座铁塔在眼前；
虎皮大带缠腰间，
橘红色的斗篷披肩上；